

古代中日关系史话

幼狮文化书系 汪向荣 著



古代中日关系史话

幼狮文化书系 汪向荣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中日关系史话/汪向荣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2

ISBN 7-5006-3373-4

I. 古… II. 汪… III. 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古代 IV. 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2083 号

- 书 名 古代中日关系史话/汪向荣著
GUDAI ZHONG RI GUANXI SHIHUA
- 著作权人 汪向荣
- 责任编辑 潘平
- 封面设计 颜雷
- 出 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 E-mail:cyph@eastnet.com.cn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 发 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图书发行部
电话 010 64010813 传真 010 64033760
- 印 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 经 销 新华书店
- 开 本 1/32 印 张 7.5
- 字 数 170 千字
- 版 次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 印 次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印 数 1-6,000 册
- ISBN 7-5006-3373-4/K·398
- 定 价 12.00 元(平) 20.00 元(精)

目 录

前 言	(1)
一 中日两国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3)
二 风和潮	(14)
三 中日两民族是同种吗?	(27)
四 汉字	(41)
五 徐福东渡	(49)
(附) 秦徐福碑	(63)
六 金印	(69)
七 卑弥呼的世界	(85)
八 邪马台国与吉野里遗迹	(105)
九 倭五王和日本的统一	(126)
十 中日间的第一次战争	(136)
十一 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	(151)
十二 仕唐的日本人	(171)
十三 有关鉴真的几本传记	(179)
十四 日本有易姓革命吗?	(187)
十五 入宋僧成寻	(196)
十六 茶道	
——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之一	(208)
十七 “大楠菩萨”	(224)

前 言

这里收录的是我过去写的，有关中日关系史话中古代部分的文章。中世和近代的，将另汇集、整理。

1940年，也就是半个多世纪前，我选择了中日关系史作为我专攻的方向，作为我毕生的事业。虽然过去的一些日子，对我来说是很不平坦的，但除了实在无法从事研究的几年外，我没有中辍我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工作，即使在十分艰困的年月里。这样我积累了一些资料，写下了数以十万字计的读书笔记、心得和较通俗的史话，其中有些是公开发表过的，但大多数还没有得到机会向学术界求教。这里汇集的，就是其中的部分。从写作的时间来说，最早是1940年前，最晚快是十年左右以前写的。因此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有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处所，不过除了在观点、立场和现在有显著不同之处外，我并没有改动，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在这几十年中，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过程中，留下的脚印，即使在今天看来是幼稚的，也希望读者们知道我是怎样过来的。

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资料是一点一点积累的。在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中，虽然我已经经过了将近五十年，但还只是一个开始，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要读的书和要积累的资料也很多，而该写的文章则更多。我一定尽我的力去做，虽然我年逾古稀，精力和体力方面已不如当年，但只要健在一天，我就将为中日关系史的

研究而出一分力。

兀兀穷年，不知老之已至。今天回首看看自己走过的脚印，应该说不是件没有意义的事吧！当然，更希望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来从事这研究，使之更蓬勃、隆昌，不辜负这大好时代。如果说这些文章能在帮助读者对古代中日两国关系的了解方面多少起些作用，我将引以为荣。本书曾于1985年出版过，但因当时印数有限，且相隔时间过久，不少读者要求重版，此次稍作增订，再度发行，但基本上仍为过去所述，只在某些部分作了修改和增入了些新的内容。为了使我的研究工作，能再作一步的前进，能更好的使我国读者更深的对古代中日关系有所认识，也要求读者们能不客气的赐教、指正。

汪向荣

1998年9月

— 中日两国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中国和日本间的交往，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谁也不清楚，大家都说两国的往来，有悠久的历史；事情也的确如此，但究竟这悠久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多长，怕仍是大家所关心的，也是很难有一个正确答案的。

当然，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论，我国史籍上最初记有日本列岛上人和中国燕地人民来往的，是在汉代；即公元五十七年，中国的正史上已经有极明确的记载了。因此要就文字记载的历史而论，应该由此起算；也就是从汉代开始，有两千多年了。但是，这仅仅是见诸文字记载的，实际上两国人民间的往来，远比这要早。就拿传说中徐福东渡所反映的，也要比《汉书·地理志》中所记的要早。因此，真正的中日两国间通交往来的时期，怕还要从别的途径来探讨。

所谓别的途径，在今天来说，主要的是从地下出土的遗物、遗迹等考古学的方法来考察、研究。看看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中日两国间存在不存在通交往来；有的话，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从地理环境来说，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列岛，和亚洲大陆没有任何相连的。可是近几十年来，在日本列岛上发现了一些在古代交通工具极为简陋、原始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越海，而又曾在西岸东西大陆上见过的动物化石。例如在北海道发见过猛犸

象的化石，在九州和本州发见的大角鹿、野马、野牛等的化石和东京附近也发见象类的化石等等。这些动物都比较大，决不是原始的交通工具，如独木舟等所能运载过海的。那么，当时这些现在在日本见到化石的动物，又怎么会在日本列岛上发见的呢？

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在日本发见的动物化石的种属，竟和大海彼岸的中国大陆上一些古生物的种属相似或相同；就是说在东亚大陆上，也曾发见过这些动物的化石。这事实说明，这些动物化石，原来是属于同一种属的。那么，它们又是怎样从东亚大陆，越海到达日本列岛的呢？

人类文化的发展，一般都是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再到铁器时代的。日本列岛上由于情况特殊，所以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几乎是同时的；或者说，铁器时代还要比青铜器时代要早一些。至于石器时代，也和世界史的分类一样，分成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时期。旧石器时代，可以说就是地质学上的洪积世时代，大概相当于距离现在几十万年到一万年以前那个时期。因为旧石器时代的时间很长，其间又由于自然现象的变化，分成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不同时期；这些不同时期是以气候变化，即间冰期和冰河期而分的。

日本列岛上，过去都认为在新石器时代以前是没有人类居住的，也没有文化可言的；但从1931年（昭和六年）直良信夫在兵库县明石市的八木海岸的洪积层中发见了人类的左腰骨以后，就认为日本列岛也和世界上其他地点一样，是存在着旧石器时代的。不过还没有成定说。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尤其是在日本群馬县笠悬村的岩宿遗迹中，发见有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如尖状器、刮削器，经过两面加工的砍砸器，剥片和石核等以后，才没有人再怀疑，正式确认日本列岛上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栖息这一事实了。

二次大战以后，日本列岛上继岩宿遗迹之后，又在不少处所发掘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如群馬县的蕨冢遗迹、东京都的茂吕遗迹、中部地方的諏访湖周围、野尻湖湖底和濑户内海周围的遗迹，甚至在北海道也在樽岸掘出遗迹。在这些遗迹中，除了发见石器之外，还发见一些上面提到过的，在有大海相隔情况下，不可能由原始交通工具载运过海的大型哺乳动物的化石、骨骼等。显然这些动物和石器都属于洪积世时代，而这些石器就是当时栖息在日本列岛上人类的生活用品。

有趣的是，这些在日本列岛上发见的，属于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用品的遗物，也和动物化石所属的种属一样，在隔海的东亚大陆上见到。举例来说，这些石器中，有一些和中国大陆上发见的十分相似，不仅在形状上相似，连加工技术，或者说加工的程序也几乎完全相同。像日本大分县早水台遗迹和栃木县星野遗迹中发见的一些石器，其类型和我国北京周口店第十五地点出土的石器，有很多相似共同点。例如，都用石英或石英岩作为原料；砍砸器有的是一面加工的，那么其底端还保留着原来的石面；有的则是两面加工，采用交互加工的技术，其首端就比较锐利。其他长方形石核、三角形石片、尖状器和刮削器等，也都和我国周口店第十五地点出土的石器有相似之处。

除了和周口店的相似外，日本北海道等地遗迹中见到的尖状器，特别是两面加工的尖状器、石核等也和我国河北省阳原县虎头梁村附近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相类。而在虎头梁村见到的大量楔状石核，不但在形态上和日本发见的相似，连加工方法、程序上也完全相同。此外像日本长野县野尻湖湖底发见的石器，是长石片和用长石片制成的刮削器，其工艺特征，也和我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洞沟遗迹出土的长石片相类。

从这些情况看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概念，即早在旧石器时

代，日本列岛上的文化是和东亚大陆上，主要是中国的文化间，有着密切关系的。当然，这种密切的关系是要通过人类的通交往来，才能发生的。

根据这种事实，加上动物化石的因素，可以知道即使在洪积世，旧石器时代，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也是有通交关系存在的；今天横隔在两国间的大海，并没有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些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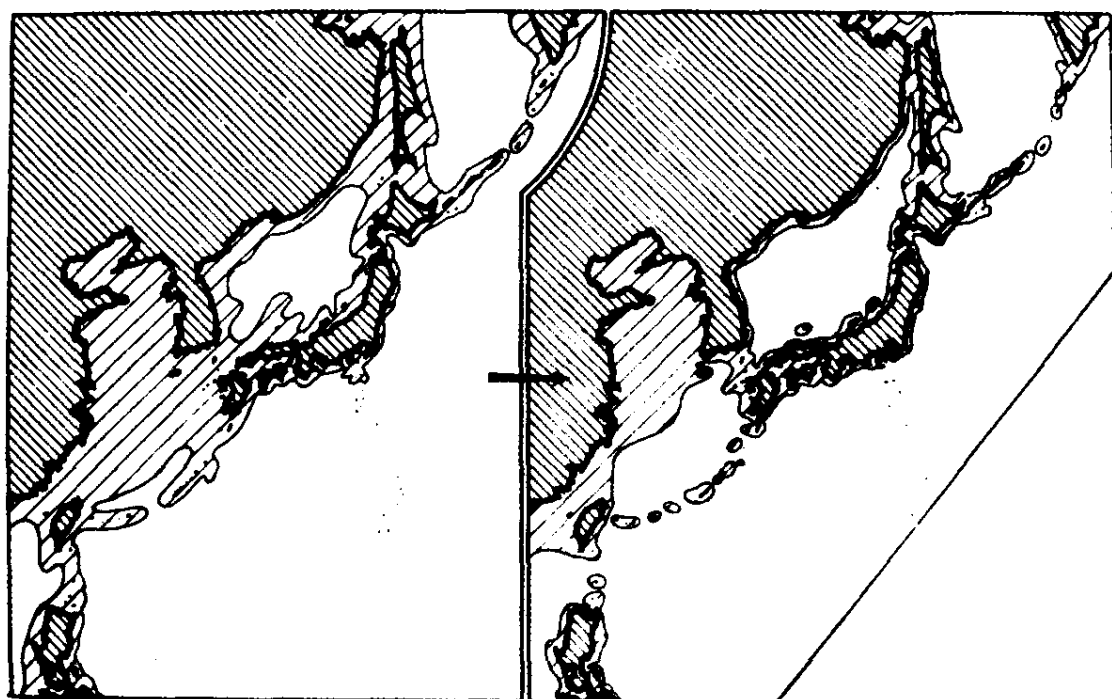
当然，在远古的旧石器时代，谈不上有什么交通工具，也谈不上有什么航海技术。那么隔阻中日两国的海，又是怎样横渡的呢？人类或许可以利用极原始的独木（还不能成舟），利用风或潮飘过海，可是那些大哺乳动物又是怎样横越的呢？

根据地质学上的地层探查结果，解答了这问题。可以认为，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期之前，东亚大陆，也就是中国和日本列岛之间，并不像现在这样，中间有大海相隔，而是直接相连着的，人和动物都可以直接从陆地上往来通过。

黄 海 平 原

根据地层的探查，现在呈弧形而位在亚洲大陆东缘的日本列岛，在洪积世时期，并不像现在这样四面临海。不但是日本海没有隔断日本列岛和北端大陆的连接，甚至连黄海也不是分隔中国和日本的海域。

1962年，日本渔民曾经从对马海峡的海底，打捞起一段长约一公尺，重达十八公斤的腊玛古象门齿的化石，这样的腊玛古象牙化石，还曾在朝鲜半岛西岸、日本海中及琉球群岛的一些珊瑚礁上发见过。凑巧得很，我国在几年前，也曾在渤海湾离岸二



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间曾有过多次相连。图中细线条部分为现在的陆地，粗线条部分为估计曾是陆地。

百多公里的海底，打捞出—个未经冲磨过的披毛犀牙齿化石。这些早经绝灭了的古生物化石，在黄海两岸发见，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般都知道，在海底是很难发见古代陆生脊椎动物化石的。现在从黄海的海底沉积物中发见这些古代陆生脊椎动物的化石，说明至少在这些陆生动物生存期间，现在的黄海海域，包括渤海海域在内，原是一片平原。否则这些陆生的巨大脊椎动物是不会在黄海海域两岸，留下化石的。这样就说明一个事实，即在有这些古陆生脊椎动物生存期间，黄海海域必然是一片开阔的草原地带。因此当时在我国常见的腊玛古象、披毛犀和在东北地区常见的猛犸象，也能分布到现在有大海相隔的日本列岛上。

这些古生物的生存期间，大概是距今一万六千二百年到三万二千年之间。也就是说，大概在这段时期中，日本列岛和东亚平原是没有大海相隔而相连的，所以这些无法渡海的大生物，能很

容易的通过陆地而进入到日本列岛上。

现在在日本列岛上，除了发见上述猛犸象、腊玛象和披毛犀等不能渡海的古陆生脊椎动物化石外，还有一些无法渡海的陆生动物化石可见。这些古生物，又多数是当时中国大陆上，主要是华北或东北地区常见的动物，像豹、獾、棕熊、野牛、野马等等。这些种属的古生物，显然也是从中国大陆上通过黄海平原，或是从北方，通过现在分隔西伯利亚和库页岛的鞑靼海峡而过去的。由此可知，在洪积世，日本列岛，至少其南北两端是和大陆相连的。

动物这样，植物也如此。日本列岛上分布的针叶树，其大部分也和东亚大陆上的，属于同一种属，而这些植物的传播、繁殖，也是无法飞越大海的，只有在相连陆地的条件下，才能传播和繁殖。就是说，从植物的分布，也能证明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内，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之间，不可能有海洋分隔的情况存在；至少其和中国的华北平原、朝鲜半岛之间，应该是一片相连的平原。日本海，并不像今天这样，而是以内湖形式存在的；鞑靼海峡，宗谷海峡等都是不存在的，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也是不通的。

这些情况，也可以从黄海、朝鲜海峡和再往北一些的亚洲大陆与日本列岛间的地形、水深和海底结构上得到证实，说明两地之间是曾经有过几次剧烈的分合变化的。

现在，在西伯利亚与库页岛间的鞑靼海峡，其水深才十米；库页岛与北海道间宗谷海峡的水深是六十米。因为水深不深，所以当海水水面下降时，这两个海峡就很容易消失，变为陆地，两岸就完全相连。

黄海的水深较深，其大部分海域的水深可达一百二十米，最深达一百四十米；但在黄海、渤海湾和朝鲜海峡靠东亚大陆的部分和九州沿海海域的水深，就没有那样深，不过是五十米左右。深度在一百至一百二十米的海域范围极广，从台湾的东部沿海，一

直向北延伸，经过九州而直至本州的沿海地区；而朝鲜海峡的水深，则最深达一百四十米。

从海底的结构看，这些海底，特别是黄海海底的地形十分平坦，大概可以分成三个不同深度的平面，即二十米，四十至六十米和一百米以上三个不同深度的平面。也就是说，在黄海中，海水有过三个相当稳定的时期，其最深的一层，大概是在二万年左右前形成的，第二层是在一万年左右前形成，最浅的一层，则是由现代海浪冲击作用而成。据海底地质的勘查，在深度一百米以上的等深线上，主要分布着层理交错的细沙，这种细沙是古代河流通过海口流入太平洋的冲积层。

根据这些地质的勘查，知道大概在一万二千年以前，日本列岛的南北两端，北面是北海道和库页岛相连，而库页岛又和西伯利亚是相连的；南面是九州，其北部和东亚大陆是相连接的。在这以前，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之间，也曾有过多次的相连。这种分合的巨变，主要是由于洪积世时期气候的变化引起的海进、海退形成的。

洪积世时期，也称为冰河时代的长时期中，曾经不断地发生过巨大的气候变化。气候由温暖变得寒冷时，冰河扩大，海面就下降，这也就是称为冰期或海退期的；慢慢的，气候又由寒冷变为温暖，冰河缩小，海域又向陆地扩展，海面上升，这称为间冰期或海进期。亚洲大陆和海洋间的弧状列岛，即现在称为日本列岛的，正处于海进海退的变动带上，因此日本列岛和东亚大陆间的分合，随着地壳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其变动的次数，据测定至少有过五次。因此说，在历史上，日本列岛和大陆之间，曾不止一次的相连接过。

至于具体的时间，和大陆上的动植物经由怎样的具体路线迁徙到日本列岛的，那还不清楚。但在对比了旧石器时代石器的分

布和古陆生脊椎动物化石的分布情况以后，大概可以知道一些。即在前期，亚洲大陆和列岛南北两端都是相连接的，日本海是以内湖形式出现时。从北方来的动植物，可以由西伯利亚通过库页岛而到北海道。现在在日本北海道发见的猛犸象动物群，大概就是由我国的东北或西伯利亚，经这途径到日本的。不过这动物群到北海道以后，可能由于气候的变化，并没有再往南进入日本本州和南部其他地区。由南方来的，则是通过我国的台湾，经琉球而进入九州一带的，当时这一路也是陆地，不存在什么海洋。

可是进入洪积世中期后，随着气候的变化，海面上升，琉球和日本列岛逐渐从东亚大陆的边缘分离出去。到大约距今二万年左右时，地壳又发生了一次大变动。海面又逐渐下退，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之间，至少又有部分相连的现象发生。当时海面的下降，约在一百四十米左右。而我们知道，现在黄海的平均水深，一般只在六十到八十米左右，最深也没有超过一百零三米。因此海面如下降一百四十米的话，整个的黄海，在当时就完全露出在海面以上，变成一片平原。人和动物完全可以自由任意移动，植物也可以假别的力量移植。以后随着气候的变化，海面又逐渐上升，到大约距今一万八千年左右时，出现了朝鲜海峡和津轻海峡；再往后一些，到距今一万二千年前后，宗谷海峡也出现了。到距今一万年左右时，即洪积世与冲积世相界时期，日本列岛才和亚洲大陆相脱离，形成现在那样在东亚大陆东缘的岛屿。

从这些地质变化的过程，可以知道在远古时代，中国和日本原来就是相连的土地，中间并没有海洋存在，因此在中国大陆上见到的古生物，陆生脊椎动物的化石，也能在日本列岛上发见。也因为这样，所以在日本列岛发见的代表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石器，不但在形状上，而且连制造的方法、工艺程序，也有和中国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相类的。这种相似，决不是什么偶然的相类，而

是说明中日两国之间，在旧石器时代文化上，是有很多共同性、一致性的。这样，又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远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虽然，这种交往，并不见诸史籍的文字记载，但出土的石器，却是最好的证明。

文化交流是事实吗？

或许有人要说，远古时代人类都在蒙昧的情况下，有什么文化交流可说。或者说，某些石器的类似，并不能说明有交往的事实存在。

事实也确实如此，石器的类似，在原始社会中，几乎到处所用的、生产的石器都相似，很难加以辨别，也很难说明彼此间有过交往的情况。但是，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知道并不这样简单。石器的外形，的确是相似，都差不多的。可是这些石器的制作过程，或者说其加工的方法、技术、工艺程序却不一定就能完全相同。在相隔的地区间，决不可能相类或一致的；只有属于同一文化系统的，才可能有相类或一致的加工方法，程序。因此，即使在旧石器时代都相类似的石器中，也可以发见不同地域间文化交流的事实。文化交流必然是通过人的来往来实施的，因此，即使在远古的石器时代，人类的文化水平还很低的时代，仍然可以判别有没有通交往来的事实的。对中国和日本之间，在旧石器时代有没有通交关系、文化交流，就是由这方面，从加工方法、程序来比较、分析在两地域中发现的石器遗物之后，得出的结论。

人的往来，在现在有大海相隔的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间，没有渡海的交通工具是不行的。但现在从古生物化石在两地的分布证明，在远古的洪积世时期，日本列岛并不是和东亚大陆相分离

的岛屿，中间并没有大海阻隔，人们可以自由地由一地徒步到另一地。因此，日本列岛上所发见的石器，其和中国大陆上发见的相类似，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可以认为都是通过那些徒步到日本列岛上去的人带去的。他们带去制造石器的技术，也带去了文化。当然，今天发见的遗迹还不多，我们也只能知道一个大概。至于更详细的，例如是采取什么途径，用什么方法把这些技术、加工程序带到日本列岛上的，还有待于以后更多的观察和研究。

根据现在在日本列岛上发见的古陆生脊椎动物的化石看，可以知道在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相接续期间，人类是通过两条路线，由大陆上到达日本列岛的。一条是北面经西伯利亚、库页岛而进入北海道；另一条是南面利用黄海平原，从中国的华北，经过朝鲜，或不经朝鲜，直接到达日本列岛南端的九州、四国一带。由现在在日本列岛上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遗迹看，九州、四国和本州南部地区的遗迹，从时代上比北方的要早，例如早水台、岩宿和权现山等的遗迹，都是距今三万年至八万年左右，也就是洪积世中前期的。而北海道所发见的，最早不早于距今一万二千年至一万六千年左右。而且在北海道一带所发见的，除了猛犸象等动物的化石以外，还没有见到过有和西伯利亚或中国东北地区等同时期的石器遗物，这只能说明当时有人或动物往来，但不一定有文化交流的事实。

上面提到过早水台石器，主要是砍砸器的加工方法、程序和中国周口店第十五地点出土的完全相类；日本长野县野尻杉久保遗迹中的纵长石剥片，和用这些长石剥片作原料而制成的刮削器，和我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洞沟遗迹中见到的纵长石剥片的某些工艺特征相类等事实，值得注意。除了上述以外，其他在日本发见的旧石器的制造方法，和我国周口店、丁村、水洞沟等地的石器制造方法、工艺特征也有不少类似的。像日本栃木县星野遗迹中

用剥离石片制造的小刀，其加工方法和我国周口店出土的，也有类似的特征可见。这种相似、一致决不是偶然的。因为石器在外形上相似、相类在原始社会中是可能的，形式比较简单，制造也极粗糙。但要在加工方法、工艺程序上相类似和一致，就不会也不能是巧合；而是在当时有一些人，带着这种技术从中国大陆，通过黄海平原，步行到日本列岛，在那里定居了下来，然后袭用了中国大陆上的石器加工方法、技术，在日本列岛加工石器。这种往来，应该说是最早最原始的文化交流。

总的说来，中国和日本两国间，今天虽然有大海阻隔，但在远古的洪积世时期，随着气候和地壳的变化，日本列岛曾不止一次的和东亚大陆相连接。旧石器时代的人和动、植物就是这样毫无阻碍地分布在今天大海两岸的。这也就是现在我们可以日本列岛上出土一些无法渡海的巨型陆生脊椎动物化石的原因。由于没有大海的阻隔，人类徒步就能从一地到另一地，因此在亚洲大陆上的人们，那时就曾把制造石器的方法、技术带到了日本列岛上。这在中日关系中，不但没有见诸于文字的记载，而且在传说中也并没有见到有所涉及，但是地下出土的石器，却是最好的证明。当然，有关旧石器时代中日两国间关系的情况，现在知道得还很少，需要进一步的发掘、探讨和研究。